

◎ 雪中送炭

【釋義】 在下雪天送炭給人取暖。比喻在人艱困危急之時，給予適時的援助。語或本唐·釋德行《四字經·甲乙》。

【近義】 雪中之炭、雪裡送炭、急人之難、寒中送衣

【反義】 趁火打劫、落井下石、錦上添花

【典故】 「雪中送炭」原作「雪裡送炭」，意思是指在大雪中給受凍的人送來取火的木炭，讓他們保暖。這是一種對別人表示關懷的做法。根據《宋史·卷五·太宗本紀》的記載，宋太宗淳化四年二月間，雨雪不斷，天氣奇寒，太宗體恤當時孤苦的民眾，所以派人送去錢財、米和炭。這就是「雪中送炭」的例子。宋代詩人范成大有首〈大雪送炭與芥隱〉詩，講他於大雪中送炭去給友人的事。其中有兩句：「不是雪中須送炭，聊裝風景要詩來。」意思是說不是真的來送炭，是藉機來要詩的。這種明明是來救濟朋友，卻為朋友留餘地的做法，是值得尊敬的。另外一位宋代的詩人高登，寫了一首〈覓蠹椽〉詩，從詩的序和內容來看，是說因為天寒，高登家中無薪柴可取暖，所以去向友人要，卻發現友人也是窮到只好把家中的酒槽劈了來當柴燒，他只好回去找看有沒有被蟲蛀壞的梁柱可用。原來盼望有人能雪中送炭，最後卻是貧困對貧困，自覺可笑又可憫。從這些故事來看，「雪中送炭」常用來比喻在別人急困的時候，伸以援手的意思。比宋代這些資料還要早的文獻，可以找到唐代德行禪師的《四字經》，裡頭就有「雪裡送炭」的說法。這句成語常和「錦上添花」一起用，也可一併參考。後來「雪中送炭」這句成語可能就從這裡演變而出，用來比喻在人艱困危急之時，給予適時的援助。

【用法】 比喻在人艱困危急之時，給予適時的援助。用在「援急救危」的表述上。

【例句】 1. 要不是有當年王伯伯的雪中送炭，我們一家人還有今天嗎？
2. 災區居民生活困頓，請大家發揮雪中送炭的精神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。

◎ 物換星移

【釋義】 事物改變，星辰移動。比喻景物的變遷，世事的更替。語出唐·王勃〈滕王閣〉詩。

【近義】 星移斗換、星移物換

【典故】 滕王閣位於今江西省新建縣城西的章江門，是唐代的滕王李元嬰在任洪州都督時所建。他是唐朝開國君主李淵的兒子，哥哥太宗即位後，將他封為滕王。由於受封那天樓閣正好落成，因此命名為滕王閣。王勃是高宗時代有名的才子，他文思泉湧，下筆成章，不一會兒就能寫出一篇詞藻華麗、情感豐富的文章，為初唐四

傑之一。他在參加當時的洪州都督閻公在滕王閣上舉辦的一場盛宴時，即席寫了一篇〈滕王閣序〉，至今為人所傳頌。王勃另作了一首〈滕王閣〉詩，詩的上半部在描述滕王閣的華麗壯觀，後半部則是抒發從滕王閣引發的感嘆，「閒雲潭影日悠悠，物換星移幾度秋。閣中帝子今何在，檻外長江空自流。」大意是說天上的雲投影在閣前的潭水上，日光也顯得安閑暇適，但地上事物不斷地改變、時序星辰不停地轉移，不知已經過了多少寒暑。當年的李元嬰現在不知身在何處？只剩欄杆外的長江滾滾東流。後來「物換星移」就被用來比喻景物的變遷，世事的更替。

【用法】 比喻景物的變遷，世事的更替。用在「世事多變」、「時間推移」的表述上。

【例句】 1. 儘管物換星移，我們的友情也不會改變。
2. 離開家鄉多年，這次回來，深感物換星移，景物完全不同了。

◎ 亂世情緣

一九四一年，二次大戰方酣，赫門與母親居住在波蘭皮歐特科的猶太人居住區。兩年前，他們被迫遷居至此，如今，德國軍隊又將他們與其他猶太區的居民集合，送往死亡集中營翠比凌加。赫門那年十二，他站在路邊等著上牛車，雙手緊緊抓住母親不放。

赫門的母親很清楚橫在眼前的命運，她用力推開赫門，兇惡地罵他：「你已經不是小孩了，不要跟著我，快走！」赫門不肯聽話，但母親不斷吼他，他感到既困惑又害怕，只有轉身逃跑。

那是他最後一次見到母親。

此後的一年半，赫門輾轉從猶太居住區遷往兩個集中營，最後被送到距柏林七十英里遠的史萊本勞動營。他與其他許多老少男性一同居住在骯髒擁擠的營房內，每天做著粗重的工作，除非累倒、病倒，或在守衛的鞭笞下不勝體力，否則不得歇息。然而最苦的還是飢餓。每個人每天的配額是一小片麵包和一些稀得不能再稀的湯，赫門看著同伴飢餓而死，每天早晨，推車把沒能活過漫漫長夜的同仁一一載走。

一九四四年二月，一個寒風刺骨的日子，赫門哆嗦著站在環繞集中營的鐵絲網旁，望向隔壁的農莊，襤褸的囚衣鬆垮垮地掛在身上，腳上裹著破布。他發現鐵絲網外有個小女孩正盯著他看，小女孩發現赫門也注視著她，便走上前來。餓得軟弱無力的赫門四下張望，確定沒有守衛在附近後，便開口用德文問道：「你可以拿點吃的給我嗎？」

「我不懂德文。」小女孩答道。赫門於是用波蘭文重新問了一次。小女孩用棕色的圓眼睛注視著赫門，好一會兒，她點點頭，表示她明天會再來，便一溜煙兒跑開了。

第二天的同一個時間，小女孩來到鐵絲網旁，赫門確定周遭沒有人後，一個箭步衝上前，小女孩迅速拋了一小片麵包和一個蘋果給他。赫門接著了食物，塞進口袋裡，就忙不迭跑回營房。他把麵包切成許多小片，在一整天中一點一點地吃。赫門很清楚，萬一這件

事被人發現，他就劫數難逃。他不敢期待小女孩會再度出現，然而第二天，小女孩在相同的地方等他，一雙小手藏在大衣下，衣服裡蓋著她帶來的食物。這個八歲女孩沒有把認識新朋友的事告訴父母。這完全是出於直覺，她知道父母絕對會禁止他們繼續會面。有七個月之久的時間，她每天在相同的地方等，每當赫門走近，便拋些食物給他，然而他會一溜煙兒地跑開。

在戰火頻仍、民生凋敝的時日，多餘的食物不易取得，小女孩總是包起自己的食物給他。兩個孩子從未交談，也從未告訴對方彼此的姓名。

一天，赫門靠近鐵絲網比平時要晚。他喊：「小妹妹。」小女孩走上前來。「我要被調到特瑞席安史達特，妳不要再來了。」赫門說。

小女孩注視著赫門，一臉的困惑。「是在捷克，我明天就要走了。」赫門解釋。小女孩睜大眼睛，眼眶裡噙滿淚水，她知道她再也見不著他了。赫門強忍著淚水，垂著頭離開，胸臆中滿滿地都是悲傷與恐懼。他回過頭看小女孩，終於無法自持。

一九四五年，二次大戰近尾聲，惡名遠播的毒氣室運到了特瑞席安史達特。隨著同盟軍的逼近，用毒氣室處決戰犯的速度也如火如荼地加快。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清晨，赫門在納粹禁衛軍狂暴的吼聲中驚醒。禁衛軍指示這些體力虛弱的戰囚早上十點去沖澡。所謂沖澡，指的就是前往毒氣室送死。然而早上八點時，同盟軍到達，全營的戰囚都獲得釋放。

戰爭結束後，赫門遷居以色列，他的體力恢復了，人生也有了新的開始。他成為一名士兵，在一九四八年以色列獨立戰爭中奮勇殺敵。但沒有幾年，他便厭倦了戰爭與打鬥。一九五〇年，赫門揮別以色列，遷居紐約。赫門身材高，肩膀寬闊，能說善道，有著一股超乎年紀的成熟。他老成世故，卻在某些時刻無端陷入沈思。他發現這樣的外型與性格對女性形成無可抵擋的魅力，於是平生第一次開始認真與女孩交往。此後幾年間，他甚至三度與情人論及婚嫁，卻又在直覺的催促下，不顧對方的失望與哀傷，斷然解除婚約。

走過了如此慘澹的感情路，赫門決心暫時不再與女人有任何深入的交往。他的朋友不時熱心地要替他介紹對象，他卻不為所動。直到許多年後，有位朋友堅持要他見見一個名叫若瑪、有著黑色頭髮和棕色活潑雙眼的女子。赫門同意了，於是他的朋友安排了一場二對二的約會。若瑪美麗、直率且善良，渾身散發著溫柔氣息卻又對自己的理念與想法有著高度的自信。兩人非常投契，整晚天南地北談個不休。談話中他們驚訝地發現，赫門在以色列從軍時，若瑪也在同樣的地方擔任護士，兩人甚至曾參加同一場活動，卻不曾相遇。

赫門發現自己竟深深愛上了這個年輕女郎。

夜晚，赫門的朋友開車送若瑪回家，赫門和若瑪坐在車後座聊天，聊天的話題轉向了戰爭。赫門告訴若瑪：「戰爭期間我幾乎都待在柏林附近的史萊本勞動營。」若瑪吃驚於這樣的巧合，回應道：「我知道史萊本在哪裡，我也在史萊本待過。我們家人假扮成信基督教的農人，在勞動營附近的農地耕作。有個傳教士幫我們偽造假的身分證明，他救了我們的命。」赫門的興致愈來愈高，若瑪仍繼續說：「我當然沒住在勞動營裡，但我認識一個勞動營的男孩，他餓得要命，跟我要吃的，我有一陣子天天帶食物給他，丟進鐵絲網裡。」

「他長什麼樣子？」赫門問。

若瑪想了想：「大約十三、四歲吧！很瘦很瘦。我那時還小，但我看得出來他很餓。」

「他吃些什麼？」

「多半是麵包。有時我也會弄到蘋果。」若瑪答道。

赫門坐直了身子：「妳跟他這樣碰面持續了多久？」

「七個月。」若瑪回答。

赫門的心開始狂跳。他問了更多的問題，若瑪的每一個答案都和他自己的記憶相吻合，他開始戰慄。

「他有沒有告訴妳，他要調到特瑞席安史達特，叫妳別再來了？」赫門怯懦地問道。

「有，他就是這樣說的。」若瑪滿臉的莫名，不懂他何以知道這些。赫門倒在椅背上，驚詫得不能自己。坐在身邊的女子，原來就是當年救他一命的波蘭農家女孩。

「那個男孩就是我。」赫門輕輕地說，聲音細得幾乎只有自己聽得見。

「怎麼可能？」若瑪不相信赫門就是勞動營那男孩，不可能這麼巧。若瑪遲疑了一會兒，問道：「你是不是用破布裹住腳當鞋子？」赫門點點頭。

若瑪終於明白了這不可思議的事實，淚水湧入了她的眼。兩個人第一次真情相擁。赫門在車子到達若瑪的住處之前向若瑪求婚，一九五九年，兩人在紐約步入禮堂，如今已有兩個孩子和數個孫子。

赫門深信在集中營時，是命運數度把他從鬼門關前救回，命運三度阻止他和其他女人踏上紅毯，他才得以在悲慘的童年結束了十五年後，與命中注定的伴侶重逢。

◎ 多等一分鐘

文·張曼娟

以前在東吳城區部教夜間部的時候，因為下課的時間很晚，往往要到十點多才能回家，所以通常會搭乘固定的計程車車行的車子回家。

原本在深夜裡一個人等車，應該是既危險又讓人感到孤獨的，但是，我卻幸運的得到許多人的保護與陪伴。總是會有一群學生圍繞在我身邊，陪著我一起等，這時候，我反倒像是個被老師細心呵護的學生了。他們總是要看到我安全的坐上車後，才肯放心的回家。

在我教書這些年來，學生的貼心，總是讓我深受感動，所有通車、準備教材的疲累，都是值得的。除擁有學生的關心，即使是素昧平生的計程車司機，也帶給我溫馨的關懷。

照道理，計程車司機只要把我送到家門口，就可以開車離去。但是，許多司機都會多等我幾分鐘，看著我走進大廈、坐入電梯，直到電梯門關閉後，知道我可以平安抵達家門，他們才安心的駛離。

對一般計程車司機來說，或許時間就是金錢，只要能把乘客載到目的地即可，不需要付出額外的關心。但是，如果每個人都願意多等別人一分鐘，以確定對方是否能平安無事，社會也許就不會如此的危險脆弱。雖然，我現在晚上教課，已經有朋友來接送我，不需要再搭計程車了，但是回想到以前載送過我的計程車司機，以及陪伴過我的一些已經畢業的學生，常常一個人在等車時，便有種安心的感覺。